

第二章 新婚夜的談判

這廂陸成材剛在心裡放了狠話，他根本沒想到，人家林蓉都沒叫他等到第二天過門。

晚間，他喝個半醉被貼身僕從扶回家，一進門便聽見暴喝，「孽障，你還知道回來！」

陸成材給嚇跪了，不是他自己嚇的，是僕從嚇得跪下，他沒了支撐站不住，撲通就跪在了青石地板上，那動靜聽得怒喝出聲的陸有福都肉疼。

「你傍晚幹了什麼？」陸有福手裡拄著根燒火棒子，重新醞釀氣勢低喝道。

陸成材抬起頭，兩行清淚緩緩流下來，「兒冤枉……」

此時差不多快月半，幽幽清月揮灑著銀芒，映照著如翡君子般好容貌的陸成材，淚眼汪汪的，直叫人看得心底酸澀。

陸有福先心軟了，他陸家是逃荒來到潁州的，幾代都是單傳，世道安穩下來後，他和娘子好不容易多生了倆，卻都在年幼時夭折了，只留了個陸成材。

看名字就知道，他不盼著兒子成才，只盼著他長成大樹就行，見向來嘴硬的兒子都哭出來了，他略有些不忍心，偷偷拿眼神去覷自家媳婦。

陸鄭氏冷哼，「我看他那是不小心摔跪了怕疼，臭小子，你跟我說，那牛糞不是你叫人送的？」

林蓉叫人傳完話，一事不煩二主，把阿焱沒吃的那幾個土豆給了常二郎，又叫他往來福客棧跑了一趟。

打小報告這個事也不全是壞事嘛，反正林蓉不承認自己小心眼，打小報告有助於增進婆媳感情呀，以後肯定也得打。

「確實不是我送的，就是跟朋友幾個在一起，大家喝多了鬧過頭了，我已經罵過他們了。」陸成材好漢不吃眼前虧，低眉順眼地老實「交代」。

「我早說了，叫你別跟那些狐朋狗友……」陸有福鬆了口氣，立馬就要意思意思訓斥兒子。

倒是陸鄭氏根本不吃這一套，冷笑更甚，呼喝著早就等在一旁的僕從，「阿飛、阿楊，你們兩個把阿鵬押到凳子上打，打死了算我的，不交代清楚實情不許停！」

陸成材大驚，「娘！」

「打。」陸鄭氏只有一個字。

「啊！」阿鵬只被打了一下，立馬就眼淚鼻涕開口了，「夫人恕罪，奴交代、奴交代，別打了……嗚嗚嗚……」

阿鵬不過是個十四歲的孩子，給陸成材背多了鍋，都背出經驗來了，這種時候快些坦白才能少受點罪，反正少爺不會有事，他作甚要為難自己的屁股呢？

沒想到這回陸鄭氏發了狠，「阿飛阿楊，把少爺押在凳子上，打！」

「娘子！」陸有福都驚著了，趕忙放下裝模作樣的燒火棒子，喊出聲來。

陸鄭氏不讓陸有福說話，突然紅了眼圈，「我替他尋摸合適的娘子，尋了多久你忘了嗎？他都十九了，門當戶對的人家哪個肯把姑娘嫁給他？好不容易挑著個好的，老天爺都說是天作之合，百年難遇的金母雞要往咱們家坐窩，他卻這般叫人

上門羞辱，就算林家再落魄，那也是秀才家，憑什麼受他這份侮辱？以後林氏進門，還能好好跟他過日子？咱們能照看他一輩子不成？」

陸有福不說話了，陸家運道真說不上好，客棧在他手裡江河日下，勉強糊口罷了，他和娘子也上了年歲，以後還是要靠兒子的，等兒子娶了娘子，最怕就是家宅不寧，恁好的旺夫小娘子，這是多大的福氣，可別被兒子折騰得人家死了心。

陸有福乾脆一撇頭，不去看兒子，「明天早晨還要迎親，別讓他上不了馬。」

老和尚和老天爺是兩碼事好嗎？這媳婦兒還沒進門就害他挨打，他送牛糞過分嗎？

「啊——」陸成材一腔鬱氣直化作慘叫，驚起剛回來重新築巢的鳥雀無數。

第二日一大早，眼下略帶幾分青色的陸成材被陸鄭氏挖起來，非得替他塗點粉，遮住青黑。

「不能讓人覺得你是銀樣鐵槍頭，中看不中用，洞房花燭就這麼一回，可不能丟人。」

陸成材挑著眉輕哼，銀樣鐵槍頭是不可能的，可洞房花燭有幾回，就憑他這好容貌，那就說不準了，再說了，要不是挨打疼得睡不著，他眼下會青黑嗎？好人壞人都給他娘當了。

可陸成材也懶得在這當頭說什麼掃興的話，由著陸鄭氏和阿鵬給他收拾，穿上嶄新的新郎官紅袍，提前用過午食後，胸前繫上大紅花，黑色皂角帽邊上也簪著一朵月季，花映腮紅、人比花嬌的模樣出了門。

陸鄭氏笑著送兒子出門，對著陸有福念叨，「我兒也就這臉是旁人都比不起来的。」

「那是，想想妳當年什麼模樣，我不也是一眼見妳就丟了魂嗎？」陸有福笑咪咪地捧媳婦的臭腳。

陸鄭氏翻個白眼不領情，「哦，那我現在就不好看啦？」

「不是……」

「去去去，趕緊把酒席都備起來。」陸鄭氏揮揮手打發了陸有福，進門去招呼相熟的夫人們。

成昏成昏，大禮是要黃昏時才成，所以林家這頭，林大伯用騾車拉著爹娘和幾個兒子媳婦，天濛濛亮的時候進了城，到的並不算晚。

林蓉倒是起來得早，主要她需要絞臉，讓全福娘子梳頭裝扮。

她丑時起身，先是被林喬氏惹得哭了一場，待見到祖母林周氏，又紅著眼睛陪著哄了會兒，直到太陽都出來，一家人這才齊心協力地將林蓉打扮好。

這時候有紅男綠女之說，以前林蓉總以為古代成親女子是紅色鳳冠霞帔，沒想到那喜冠是紅色的，可半點金都見不著，不是不合規矩，一般人家用不起金，只能用銀和銅，所以這喜冠是用淺綠色的銅鑄，拿銀和絲條點綴成顫巍巍的模樣。

這是當年林蓉的外祖父喬老爹咬著牙給林喬氏置辦的，於他們這樣的人家，已經是頂頂體面的，擱在更平常些的百姓家，好些就是頭上綁紅繩，插個銀簪子、蓋個紅蓋頭就算了。

綠色錦衣是用陸家送來的料子做的，至於紅色裡衣，林蓉也不願意叫林喬氏浪費銀子，只叫她翻箱底，找出林喬氏大婚時穿過的改了，一身上下的行頭，只有綠色錦衣和繡花鞋是新的。

可這般林蓉也挺滿意的，好歹還有轎子坐，聽祖母說，村裡成親，還有新娘子走路去夫家的呢。

只是到了過午要出門子的時候，林焱鬧起來了，他死活都不肯叫林二郎背林蓉。

「我才是阿姊的親弟弟，應該我來背阿姊！」林焱紅著眼眶堵著門。

林周氏不好訓斥他，只能溫柔哄道：「咱們都是一家人，分家了也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，二郎也是你們的親哥哥，你再摔了你阿姊……」

「不一樣，不一樣。」林焱就是不肯鬆口，咬著牙紅著眼，就只有這麼一句話。林蓉眼眶也有些發熱，她趕緊多眨幾下眼睛，站起身來，「就讓阿焱背我吧，我也沒那麼重。」

「行吧，五郎你小心點，大郎和二郎媳婦妳們在一旁護著點。」林周氏見林蓉也堅持，林喬氏已經又哭上了，乾脆做了主。

「阿姊，妳等我，很快我就能考上秀才了，我會護著妳的。」路上林焱咬著牙慢慢走著，恨不能這條路永遠走不到頭。

林蓉咬著唇好一會兒才道：「知道了，阿姊不在家，你要照顧好自己和爹娘，讀書時也要注意保重身子，不然進了考場也熬不下來，記住了嗎？」

「嗯……」林焱咬著牙不再說話，怕自己當場哭出來。

等將林蓉放進轎子裡，林焱紅著眼圈看著騎在馬上，歪歪斜斜沒個樣子的陸成材，雖然是仰視，說出口的話卻有種居高臨下的感覺——

「你若是欺負阿姊，我饒不了你！」

陸成材就是再渾也知道分場合，這種人多的時候，他不曾給林家沒臉。

要知道，林秀才今天雖然起不來身送女兒，可林秀才的學生卻來得不少，所謂文人的嘴，上樹的鬼，說不準一個不注意他們連天都能捅破。

所以他只是點點頭，略調整一下姿勢，屁股又是一陣刺痛，他在心裡恨恨地腹誹，他們倆還指不定誰欺負誰呢，還沒進門就害他挨了打，進了門那還得了？

本來陸成材打算過些時日再跟林蓉說清楚，現在他決定今晚就要開門見山。

迎親的隊伍接上了新娘子，吹吹打打又熱鬧起來，送閨女出門的炮仗也劈里啪啦響起來，撒喜錢的林二郎舉著筐，站到大門口的高處去了。

小孩子們嘻嘻哈哈擠到前頭，大人們也都湊近了，好話不停的說著，眼睛盯著放銅板的喜筐。

等轎子起來，喜錢撒出去，眾人笑著搶，現場更熱鬧了些，林喬氏這才抱著妯娌的胳膊哭出聲來喊著，「我的兒啊……」

「咯咯咯……」也不知道是不是雞捨不得林蓉，差不多中午的功夫，雞也湊熱鬧打鳴。

「嗚嗚哇哇……」還有人應景，跟著哭得特別淒慘。

林焱記得林蓉的叮囑，拿著喜錢準備去找常二郎，卻一扭頭就看見哭得特別起勁，

正是一癩一拐地捂著屁股沒搶著喜錢，卻碰到傷口的常二郎。

林焱：「……」

做宴拜堂都按部就班，沒出任何問題，喜婆的吉利話一波接一波，叫陸鄭氏高興得合不攏嘴，她心裡想著，有大福氣的媳婦兒總算是娶進門了，以後說不準她這渾兒還真能成材。

不知道自家娘親心裡的野望，陸成材挑開蓋頭後，看也沒看林蓉一眼就出門敬酒去了，他又不是不知道林蓉長什麼模樣，反正不管新娘子好看不好看，肯定沒他好看。

留在新房裡做陪的幾個鄰居家夫人和陸鄭氏的親眷都面面相覷，這新婦是剛嫁進門就遭了相公厭棄？

新房內一時無人說話，安靜得有些尷尬，倒是林蓉毫不在意，笑著溫聲跟人說話，沒一會兒眾人又說笑起來。

她早就知道陸成材是什麼德行，既然是她主動盤算著嫁過來，人家被逼著娶她的，還不能有點小脾氣？那不能夠，她可是個脾氣再好不過的小娘子，得讓他順順氣。只她不知道，自己這旗子剛立起來，當天晚上倒下的比立起來還要快。

幾個嬸子和陸鄭氏的姊姊陪了林蓉一會兒，知道她這一天累得夠嗆，等陸鄭氏忙裡偷空給她端麵過來就都先散了。

「那渾小子不懂事，阿蓉妳多擔待，老人都說，這男人成親就長大了。妳就把咱們家當自己家，有什麼磕碰著惱的，儘管與我說，我和妳公公定替妳做主。」陸鄭氏是被姊姊派去的婢子提醒了剛才揭蓋頭時的事，這會兒語氣特別好，生怕林蓉面子上抹不開。

林蓉趕忙起身，笑著接過碗放在一旁，話說得比陸鄭氏還敞亮，「婆婆這是說哪兒的話，我嫁進來，咱們本就是一家人了。娘對我千叮嚀萬囑咐，叫我只把公婆當親爹娘伺候，若是沒有您和公公送去的聘金，我爹如今也不能好好躺著，能嫁給相公，是我的福氣。」

陸鄭氏被林蓉這馬屁拍得心頭舒坦極了，風韻猶存的臉上笑出皺紋來，「慶寧寺的大師都說了，妳命格頂頂有福旺家，以後妳和成材商量著把日子過起來，他不懂事，我替妳教訓他，咱們家肯定會越來越順。」

林蓉聽陸鄭氏說慶寧寺，垂眸遮住閃爍的眸光，那位大師……確實有幾分本事，人也有趣又知道變通，有空她得去謝謝那位大師才好。

陸鄭氏話說得掏心掏肺，林蓉臉上笑容變得更甜，她雖然因為幹活膚色不如陸家人白，實則容貌也是大氣嬌美的，笑起來，左臉頰還有個淺淺的酒窩，叫人瞧著就喜歡。

「婆婆放心吧，我定好好照顧你們和相公，咱們以後日子肯定越過越好。」

她這話不是空口白牙，這是她一定要嫁到陸家的初衷。

都說強扭的瓜不甜，林蓉本是個不愛強求的性子，可陸家人脾氣好，跟林家很像，

以後才有她發揮的餘地，若不然，即便陸家拿出再多金銀，她也不敢嫁過來，古往今來多少賣身為媳的，都被磋磨得不成樣子。

對，林蓉嫁進陸家，不是瞧中了陸成材，是瞧中了這來福客棧。

這就要說到林蓉上輩子的事了，末世是在她大學畢業那一年突如其來的，在這之前，身為育幼院出來後能說會道還會賺錢的佼佼娃兒，林蓉在許多地方打過工。她送過外賣，當過家教，給飯店端過盤子，也給後廚做過幫廚，更重要的是，大學她學的是酒店管理，還在五星級大酒店實習過半年。

要說繡活，她手不比別的小姑娘巧，會做些新奇的吃食，但廚藝沒跟過師父，不算多出色，唯有大學四年學到的東西是她最拿得出手的，若是沒有末世，她已經被五星酒店留下了。

以前林秀才身體好的時候她就在攢銀子，想著以後開一家小客棧起家，也好給林秀才和阿焱攢科考的本錢，沒想到林秀才突如其來的這場病，掏空了她的存銀不說，還像個無底洞一樣要往裡扔。

後院裡幾頭攢銀子的大母豬都賣掉給林秀才換藥了，客棧也不用再想，甚至要怎麼賺夠林秀才藥材的花費，這都讓她苦思冥想了許久，更別說家裡還有個林焱要走科舉的路子呢。

正當林蓉發愁想咬牙冒險的時候，陸家請官媒上門來，打聽清楚陸家的家風，林蓉簡直跟見到嫩雞崽子的狐狸，眼神倏地就亮起來了。

嫁個有客棧的厚道人家，不但她能發揮自己的長處，風險還小很多，最重要的是，這來福客棧地理位置極好，卻一直冷冷清清的，除了科考那段時日外，基本上不怎麼盈利。

這個林蓉拿手啊！古代五星級客棧不再是夢，觸手可及的理想讓她恨不能訂親後第二天就嫁過來。

所以對陸家這門親事，她沒有跟林喬氏、林焱一樣擔心，也極力說服了自責難過的林秀才，因為能碰上這樣一門親事，就跟她投胎的本事一樣，是走大運了，她再滿意不過了。

陸鄭氏被她哄得眉開眼笑，但婚宴還在進行，陸鄭氏也忙得很，林蓉沒跟她多說話，將人送出門去。

將喜冠除掉後，林蓉先慢條斯理地將那碗滴了幾滴菜油的雞蛋清麵吃完，這才仔細打量起自己未來的臥房。

這間屋子是陸成材從小住到大的臥房，比林蓉原來的臥房大了許多，門口擺著兩座四角高凳，凳子上該是僕從新採摘的花，紅豔豔的透著喜慶，然後便是一幅老農春耕圖的屏風，聽說這是上京傳出來的流行佈置。

荊朝開朝起便民風剽悍，重武輕文，還是正和帝登基後重視科考，引領了喜文風流，甬管是文武大臣還是老百姓們，都樂意在細節上講究起風雅，彷彿沾點墨香，日子就昇華了一般。

繞過屏風，中間是擺著茶壺茶盞的酸枝大圓桌，左邊是床榻，床榻腳擺著置衣架和洗漱銅盆架子，頭的位置有兩座看起來有點年頭卻高大的衣櫃，底下是四扇開

門的，上頭是箱櫃模樣，不知道什麼料子，暗紅裡泛著烏光，瞧著是好東西，圓桌右側是軟榻，軟榻旁邊還有書架和條案，條案上這會沒放東西，也不知是拿來做什麼的。

林蓉略打量一番，將帶來的衣裳包袱打開，看了眼衣櫃，先將衣裳收整好，本是想著出門打盆水把臉上的粉洗一洗，結果一出門，就看見有個虎頭虎腦的半大小孩立在旁邊。

「奴阿飛聽少夫人吩咐，您可是要什麼？奴給您取來。」

林蓉想了想，這裡她也不熟，叫這僕從去正合適。

她回身取了幾個銅板塞進阿飛手裡，道：「家裡撒的喜錢給了我幾枚，送你沾個喜氣，勞你幫我打兩盆熱水和一桶涼水來可好？」

「少夫人快進去吧，奴這就去給您取水。」阿飛接了喜錢，笑得牙都露出來了，心道：哎喲喲，進門的少夫人是個好主人呀。

在前頭跑堂的幾個僕從能碰到賞錢，但阿飛年紀還小，這是他第一回被賞銅板。等林蓉都收拾好，側耳聽著，院子裡還是人聲鼎沸，就知道一時半會兒結束不了，她也不硬挺著等陸成材回來，先收拾好床鋪便躺下了。

這一天忙忙叨叨的，甭管是啥朝代，新娘子都輕快不得，她起得又早，躺下就眼皮子黏住了，只是她這盹兒沒能打成，剛朦朦朧朧要睡著，就被人推醒了。

「妳這新婦倒是臉圓，我還沒回來，妳就睡啦！」陸成材大著舌頭，拉長聲音道，那清朗的聲音因為喝多了酒有點含糊，聽著倒跟撒嬌似的，叫人跟他生不起氣來。林蓉想著自己該有的好脾氣，慢吞吞地坐起身，「酒席這麼快結束了？我伺候相公洗漱吧。」

「還沒結束呢，我不能喝多，我要跟妳談談。」陸成材板著白裡泛紅的俊臉，大馬金刀坐在床邊的矮凳上，「妳不會以為害我挨打……咳咳，挨罵，還罵我是狗，嫁進來就能穩穩當當過日子了吧？」

林蓉聽著話頭不對，有些興致盎然地挑起眉，「相公待如何？」

「我……」陸成材打了個磕巴，想著林蓉叫人送去的詩，不算清醒的腦子突然轉了一下，感覺她還有嘲笑自己文采不好的意思，他突然來勁了。

「咳咳，為夫有話要跟娘子說，本不想新婚燕爾便叫妳垂淚黯然，可經昨日一番贈詩之趣，為夫擔憂不儘快說清楚，妳會、會癡心……會生出妄念，意圖與我舉案齊眉，結白首之好，待得來日知了實情，又要傷心難過，影響壽數……」

林蓉聽著他這磕磕巴巴半迂半白的絮叨，有些哭笑不得，實在是不想見他絞盡腦汁這麼費勁，乾脆打斷他的話，「相公不想跟我舉案齊眉，白首不相離，是要跟我和離？」

陸成材愣了下，努力睜大眼睛去打量林蓉的神色，嘴上卻還文謏謏的，「我要與妳說的便是這個，曾經滄海，歲月如梭，當年我還是髫齡小兒時……」

見他又要絮叨，林蓉吸了口氣，「說人話！」

陸成材：「……」這新婦又在罵他是吧？

「我有青梅竹馬，將來我要娶她。如今娶了妳，妳家得了銀錢替妳爹治病，也不

算虧了妳，等她回來我倆和離。」陸成材脾氣上來，也不再文謏謏的，乾脆俐落地道。

林蓉倒是不覺得奇怪，陸成材長得好，身形在潁州算是高大的，容貌精緻卻不帶女氣，該是最受小姑娘們歡迎的類型，如今十九還沒娶妻，除了找不到合適的以外，肯定也有他不想娶的緣故。

她抓住了關鍵資訊，問：「你那小青梅如今在何處？」

陸成材許是真喝得有點多，情緒比往常要外露些，聞言神情有些低落，一臉憂鬱地扭頭看著窗子歎了口氣，「她被表兄聘為妾，嫁去揚州府的謝家了。」

林蓉：「……」

所以你是等著人家被相公休回來，你再撿個破鞋？或者你要去揚州府，想法子當一把男小三，把小青梅給撬回來？

且不說前者賤，後者渣，就說人家小青梅願意給大戶人家當妾，都不願意嫁給你，你個備胎心裡就沒點數？再說你一個腿上泥巴都沒洗乾淨的半農半商小崽子，還想著給揚州府的謝家頭頂染顏色，你怎麼不上天呢？

舊時王謝堂前燕，說的雖是晉時的豪門望族，如今荊朝沒了王家，謝家和馬家卻也還是揚州望族大戶，陸家根本招惹不起。

她有心理準備要跟陸成材談談的，陸成材既然以前就表現出對她的不喜，這門親事很有可能是持續不到最後的，但她沒有別的選擇，只能先嫁過來，等她將來福客棧打造成潁州府的地標後，林家、陸家都解了困境，再與陸成材和離也不是不行。

經歷過後世的女性比這世道的小姑娘多了幾分韌性，再說這時候女戶少，但也不是沒有，她自立門戶也不怕什麼。

但現在看著陸成材明顯喝多，酒都喝腦子裡了，林蓉沒了談下去的慾望，就算是要商量以後日子怎麼過也不是這會兒說。

「先歇了吧，等相公清醒後我們再說。」林蓉好脾氣地溫聲道。

陸成材往後的日子總是後悔大婚這晚吃酒太多，導致他把腦子丟在了酒罈子裡。可這會兒他只桃花眼一挑，反骨上來了，「我沒喝多，就現在說！妳是不是瞧不起我？哦不是，妳是想著先把生米煮成熟飯，往後有了崽子，我就是想要休妳都沒理是吧？」

林蓉皺眉道：「相公想多了，你睡在外側可好？喝了酒晚上可能起夜。」她也不等人，說罷就逕自轉身脫掉外頭的錦衣，準備睡覺。

至於陸成材，睡不睡的，她也沒那麼在意，有崽子她也可以帶走，他不願意睡，那就不睡唄。

陸成材瞧著她脫衣裳，跟被調戲了的良家婦男一樣，想起春宅某個曾經差點把他……的行首，腦門兒一熱，蹦起來三尺高，緊緊抓住自己的衣襟往後退，「妳想都別想！我不可能與妳敦倫，妳、妳簡直不知廉恥！我都跟妳說清楚了，妳怎麼還要孟浪……妳、妳別以為我不打女子！」

林蓉聞言，扭過頭笑了，氣的。

她自認從入門開始一直都是好脾氣，說話行事都再溫和不過，哪怕陸成材半桶水晃蕩著、文謔謔的搞笑，她也客客氣氣準備按照他的意願好好商量，誰知道馬王爺的臉牠還就是那麼長，自己不跟他計較，他自個兒也喘上了。

她林蓉確實是個好脾氣的小姑娘，可陸成材也不出門打聽打聽，林家方圓幾里之內的鄰居，可有一個敢跟她說話不好聽的？

總之，她不自白擔不知廉恥的名聲。

林蓉慢條斯理地解開纖腰上用牛皮和紅布做的軟封，語氣溫柔極了，「相公以為我要做什麼？」

第三章 馴夫的開端

「妳、妳……」陸成材看著林蓉還在脫，腰間軟封都解了，那不是就只剩裡衣了？簡直是、簡直是不要臉！

陸成材雖然平日總是吊兒郎當地跟狐朋狗友混日子，但好歹也是被夫子拘著念過幾年聖賢書，自認為還算是個君子，他總不能說「妳就是憋著要睡我」這樣的虎狼之詞，因此看見她的動作、聽見她的問話，就磕磕巴巴地說不出話，喝了酒有些緋色的俊臉漲紅成了個大蘋果。

「我怎麼了？相公既然想與我和離，只要我生不出孩子，便犯了七出，相公便可得償所願，至於敦倫與否，吃虧的又不是你，你作何這般小姑娘行徑？」林蓉故意學著他的語氣，文謔謔地道。

這話說得把腦子裡裝著半腔漿糊的陸成材給氣得啞，他就沒見過這麼臉皮厚的小姑娘，瓦舍勾欄的伶人都沒有這樣說話的，簡直是、簡直是……

陸成材覺得自己的詞彙量已經不足以形容自己臥了個大槽的心情。

林蓉將外衣掛在置衣架子上，一身火紅裡衣，襯得麥色肌膚的她容貌豔麗了些，她微微笑開，「還是說，相公看不上我，一心只想著去謝府迎回青梅，氣死爹娘，害陸家沒落，讓小青梅跟著你受苦呢？」

陸成材這會兒反應倒是快，「呸！妳胡說八道啥，我沒打算去謝府。」他又不是活膩了。

「哦，那就是小青梅答應你，先去謝家當幾年妾，早晚會回來嫁給你？」林蓉好奇看著他問。

陸成材甕聲甕氣道：「她沒答應我，我答應會等她的。」

當年小青梅還留給他一小串青絲呢，如今被他仔細地裝在荷包裡珍藏著，這是小青梅與他的信物，萬一……她在謝家過不好，回來後，他不能讓她孤苦無依。

林蓉想要罵人了，這是何等腦子進了水的典範。

「若是那小青梅不回來，你就打算一直不肯碰別的女子，叫爹娘一把年紀連個孫輩都無？」

陸成材的腦子又懵了一下，他用用腦袋，也感覺出來自己喝多了，話趕話怎麼還把自己說成個傻子了呢，娶回來的娘子當然得睡……好好過日子啊，就是昨天那酸詩把他氣著了，話才說重了點，為的還不是想先發制人，給林蓉留出討價還價的餘地嘛。

至於小青梅，既然她都當妾了，以後繼續當妾也行吧？若是林蓉容不下她，到時候和離也師出有名。陸成材如此渣渣地尋思著。

這話本來不急著說，他只是想告訴林蓉，別萬一小青梅回來，她夥同爹娘阻礙小青梅進門，或者以後欺負小青梅。

都怪喝多了酒，叫他變笨了。

陸成材捏了捏額角，抬起頭看著林蓉，輕咳幾聲後揚起俊朗的面孔，驕傲道：「妳說的有道理，既然如此，那妳我做一世夫妻也並無不可，但將來妳不可阻礙阿蓄進門，也不可成為妒婦，我自會允妳生育陸家子嗣。」

本來陸家子嗣就不豐，陸有福和陸鄭氏恩愛，沒有別人，但這不代表他們不願意叫陸成材納妾不是？

林蓉本打算嚇唬嚇唬陸成材，鬧著玩兒的，聽到這裡，臉色不禁沉了下來。

她平靜的眸子直勾勾地看著他，將軟封捏在手裡，好一會兒才露出個微笑，「所以你不但準備與我和離，還準備納妾，納的還是心頭明月？」

陸成材莫名覺得後背有點發涼，卻下意識開口道：「若是妳不欺負她，不和離也……哎喲！」

他這不要臉的話沒能說完，就被林蓉一皮帶抽到了地上，碰到他還沒完全好的屁股，疼得他當即就哎喲出聲。

陸鄭氏正攔著過來聽牆根兒的人要往外走呢，聽見這動靜，忽然有點摸不著頭腦，扭頭回去問陸有福。

「怎麼是大郎叫了呢？聽那動靜像是疼的。」

陸有福摸著胖乎乎的下巴想了想，睜大了眼，「妳忘啦，咱們洞房時……」

陸鄭氏想起當年，臉突然紅了，這敦倫不只是女子會疼，男子頭回的話也有可能……挺疼，起碼當年陸有福都疼哭了，哭得剛準備淌眼淚的陸鄭氏都有點傻眼。隨即她有些疑惑，「不能吧？大郎不是經常去……茶舍嗎？」

「嗨，這小子隨我了唄，吊兒郎當和潔身自好也不衝突不是？」陸有福嘿嘿笑著攬過娘子，「大郎洞房花燭，咱們也不能閒著，娘子今天操勞一日，累了吧？為夫幫妳按按？」

陸鄭氏紅了臉啐他一下，「老不修。」

老兩口老房子準備熱燒的時候，小兩口臥房裡也熱乎著呢，但熱乎的是陸成材的眼淚。

他跟蹌著想要往外跑，疼得酒都醒了，「妳……妳個狠婦，妳竟然敢毆打相公，這日子沒法過……哎喲喲！疼！」

林蓉笑著不說話，只是掄著軟封繼續打在陸成材身上。

打人和吵架這兩件事最好不要放在一塊做，太耗費精力，要麼把人罵走，要麼先把人打服再好好說話，多省事。

要說林蓉怎麼敢新婚夜打相公，這就得說末世了，林蓉護著育幼院裡存活下來的老老小小，能在末世大基地裡占有一席之地，還重開了育幼院，自然不是沒本事的。

她的異能是馴獸，甭管什麼動物，只要是喘氣的，到她手裡都聽話，末世除了異能者，什麼人最厲害？那自然是身邊有靈獸的。

林蓉一個人就養著十幾隻靈獸，若不是她在民間非著名高手與富戶名聲太盛，也不會被犯了紅眼病的貪心朋友算計至死。

好在她對自己的財產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她的靈獸也只會聽育幼院裡幾個小崽子的話，不怕他們活不下去。

林蓉覺得這馴獸和馴人是一樣的，先好好說，說不通再嚇唬，嚇唬不住該打還是得打，總之懂事的習慣是一定得培養出來的，甭管手段軟硬。

林蓉不是個刻薄的人，對末世的人她還能下狠心，對動物她反而捨不得，要是太平盛世，她並不贊同「打」這個法子，但末世那種混亂的情況，實在是頑劣的不打也得打，不然惹出事來就是大事，怎麼打叫動物只知道疼出記性來，筋骨、皮肉不能傷到，是有技巧的。

林蓉捨不得打動物練手，又怕出亂子，畢竟自己身邊老的老、小的小，不謹慎不行，她便在自己身上硬生生練出來了，有段時間，育幼院的孩子們都擔心她是瘋了。

家裡母豬也被教訓過的，這會兒在陸成材身上，林蓉發現自己水準一點都沒下降，聽他哎喲哎喲叫得歡快，實際上除了疼，他身上半點痕跡都沒有。

挨了好幾下，陸成材腦子裡的酒醒了一點，他淌著眼淚求饒，「妳、妳要是不願意叫我納妾，我不納妾還不行嗎？」

再挨幾下就變成了，「別打了，我錯了、我錯了，我不該口無遮攔，我絕對不納妾好了吧？」

又挨了幾下，酒醒乾淨了，陸成材哭得淒慘極了，「我以後都聽妳的還不行嗎？嗚嗚……好疼啊，別打我了，我不和離、不納妾了……」

「相公說什麼呢？你這般文質彬彬的有匪君子，賢妻美妾左擁右抱才合適，便是謝家知道了你對他們家的妾室有情意，也得將妾室拱手相送，不是嗎？」林蓉見好就收，收了軟封，慢條斯理地道。

一個農家崽子還敢妄想白月光？作什麼白日夢呢！聽他這理直氣壯的語氣，說不準朋友們都知道，但凡有個心思不好的，叫揚州府謝家知道了，別說那小青梅如何，頭頂顏色鮮豔的謝家能放過陸家？

就衝著陸家救林秀才一命，林蓉也不能看著他紈褲到害了爹娘和客棧，當然，最重要的是，若是客棧沒了，她的五星級夢想怎麼辦？她爹怎麼辦？

如今林家、陸家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，她爹等著銀子救命，她賭不起，這相公必須得調教好才行！

陸成材縮著身子躺在地上，春末時節，青磚地面還有些沁涼，他又冷又疼，委屈極了。

他開始恍惚著尋思，他先前為什麼要跟這個悍婦說那麼多啊，等小青梅回來再說不行嗎？他怎麼會做這樣的蠢事呢？酒害人啊！

他心裡恨得不行，從小到大，他娘都沒這麼打過他，最多不過給他幾棍子，還是

裝樣子嚇唬人的，這悍婦敢打他，他一定……

哼哼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先過了今晚，等明天他要跟爹娘告狀，休了這個悍婦！一天都不能再多等！

林蓉看著陸成材抱著自己的胳膊眼珠子亂轉，大概知道他在想什麼，她將人不輕不重打一頓，心情好了許多，只抿唇笑著往床榻那邊走。

「洗漱的水還溫著，相公自己洗洗吧，若是你不願意睡床，睡軟榻也行，被子我給你放在外沿。」林蓉聲音一如既往的清脆，柔婉送入陸成材耳中。

呵呵……打小報告這種事情，陸成材想跟她鬥？重新投胎一回再想吧。林蓉笑著閉上眼睛，很快便睡了過去，她早就睏得不行了。

陸成材可憐巴巴地從地上爬起來，趑趄著隨意擦了兩下，抱著被子，敢怒不敢言地往軟榻上一躺，差點沒痛呼出聲。

軟榻雖然可以睡人，但沒有鋪褥子，到底不比床上舒服，他身上疼得很，卻連翻來覆去都不敢，難受得睡不著，好半天才吭吭唧唧著迷糊睡了過去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林蓉俐落地收拾好自個兒，隨意挽了個婦人的單蟠髻，換上平日裡常穿的、半新不舊藏藍襦裙並杏色窄袖褙子便出了門。

院子裡已經有僕從在忙活漿洗雜物，林蓉誰都不認識，但也沒急著做什麼，先就著昏暗的天光打量一下未來的家。

來福客棧占地還算開闊，是前後兩進的格局，前頭一進是三層的客棧，後頭一進分成了三塊，左邊和中間是獨門獨院的小院子，留給有錢或者有權的貴人們住的，右邊另開了個大門，是陸家住的地方。

陸家這院子雖然只是普通的青磚灰瓦房，因為有些年頭，顯得陳舊了些，卻礙不住院子比林家大出兩倍還有多，嫁進來扯著紅綢往裡走的時候，林蓉從蓋頭底下就隱約打量過，現在一看——天井都敞亮得叫人高興。

正房是一間堂屋、兩間廂房，是陸有福夫婦住著的，左邊隔著剛開始換新芽的桂花樹和一排竹子，是她和陸成材的住處，打眼看過去是一排四間屋子，他們住中間左側那間，其他幾間房還不知道做什麼用。

右側就簡單多了，只有兩棵棗樹，一溜都是小房間，該是庫房和僕從住的地方，這一側只靠近正房的地方是個大房間，頂上有煙囪，該是廚房。

新婦進門是有講究的，有些地界講究新婦入門三天不幹活兒，有些地界則是講究新婦進門要做朝食，前者示意夫家會對新婦好，後者則為新婦會好好持家、照顧公婆夫君之意。

潁州府這邊是後者，倒也不用做多複雜的，簡單朝食便可，這林蓉做慣了，打量完院子，她腳步輕鬆地往廚房那邊去。

進了廚房正好碰上阿飛，他正在燒火，看見林蓉立馬高興問好，「少夫人安，您是來給夫人和老爺做朝食的嗎？奴去請夫人和老爺起身。」

新婦進門要做朝食，夫家公婆裡其中一個也要進後廚，客氣著說差不多就行了，

跟新婦進門三天不幹活的含義一樣，都是互相客氣。

「不用，我先做著，待差不多了再請娘起身就好。」林蓉笑道。

她也不讓阿飛和另外一個只行了禮便沉默不語的小廝幫忙，見他們正燒熱水，自個兒蹲身燒起另外一眼灶，準備熬粥。

平時陸鄭氏起得挺早的，但昨天老房子燒了一把，今天才有些起遲了，打了陸有福好幾下，她急急忙忙收拾好自己，就緊著來廚房這邊。

等她到廚房的時候，林蓉已經熬上粥，切了蘿蔔絲，打了雞蛋，用麵糊攪拌著，準備煎蘿蔔雞蛋餅，這是後世的做法，新奇些，也算是給公婆換換口味。

陸鄭氏一看見林蓉，臉上笑容更深了些，這媳婦果然不錯，福氣不福氣的還看不出來，可就勤快來說，已經很讓人滿意了。

她心情特別好地上前，「妳怎麼起的如此早？昨天那麼累，合該多休息會兒才好，我和妳爹沒那麼早起。」

聽見陸鄭氏的聲音，林蓉不動聲色地挑了挑眉，手上攪拌麵糊的動作一頓，抬起頭看著陸鄭氏，立時紅了眼眶，她張了張嘴，許是礙著阿飛和沒吭聲的阿楊在，到底沒說出話來。

陸鄭氏見狀心下立馬咯噔一聲，好心情去了一大半，怎麼了這是？難不成是成材那渾小子昨晚欺負新婦了？

她馬上叫阿飛和阿楊先出去，趕緊上前幾步拉著林蓉的手，「可是成材叫妳受委屈了？妳別難過，等他起身，我幫妳揍他！」

「不是……」林蓉猶豫著，似是不知道該怎麼說話，演技也不誇張，只是垂著長長的睫毛，好一會兒才低聲道：「娘……是我、是我不好。」

聞言，陸鄭氏稍稍鬆了半口氣，趕緊安慰，「這新婚嫁娶的，少不得磕磕碰碰，日子是要長久過，一時半會兒的不妨事，妳跟娘說，娘幫妳想辦法。」

林蓉貝齒緊緊咬著唇瓣，忍住笑意，眼眶子略發紅，語氣更低落了些，「娘……昨晚相公回來後，敦、敦倫的時候，他……他嘗試了許久，只覺得疼，後頭、後頭竟然……」

陸鄭氏徹底傻眼了，心都要跳到嗓子眼，她嚥了嚥口水，艱難地問：「竟然如何？」

林蓉臉紅得比那燒著的柴火都不差什麼了，差點憋得喘不過氣來才成這模樣，因此說話大喘氣就更叫人覺得她緊張害怕。

「昨夜相公試了良久……也、也沒能敦倫，沒有帕子給娘……都是我的錯！」說著她眼淚就落下來了，媽呀，她想著自己不容易哭出來，便使勁狠掐胳膊。

流著淚，林蓉還安慰自己，疼就疼吧，一會兒還有用呢。

陸鄭氏聞言，感覺天都要塌了一般，身子晃了晃。

林蓉趕緊扶住她，「娘，娘您別嚇我，肯定是我的問題，咱們給相公納個婢子試試看，說不準就好了呢。」

陸鄭氏眼前一陣陣發暈，要是納妾能好，納也就納了，可對著自家這麼好看的娘子都不行，她一時半會兒上哪去找個閉月羞花的，總不能迎個瓦舍裡的行首回來吧？

且不說行首願不願意，且不說新婦剛進門就納妾會不會叫人說嘴，迎個賤妾進門，是要叫人笑話的！再說……若到時候還不行，陸家的臉、成材的後半輩子就都完了。

不行，還是趕緊先找大夫替他看看！

思及此，陸鄭氏也沒有用新婦朝食的心思了，趕忙轉身就往外走。

「我這就去請大夫，就說妳爹昨天累病了，妳先去叫成材起來。」

林蓉應下來，等陸鄭氏出門後才輕笑出聲，隨即又有點愧疚，陸家老兩口對她挺好的，若不是馴服不了陸成材，後頭的事不好辦，她真不願意叫老兩口著急上火。等會兒大夫來了，她偷偷問大夫要些補身子的藥膳，先盡全力好好伺候公婆吧，只要陸成材不想著繼續鬧騰，她保證陸成材的「病」很快就好。

這時陸成材還不知道自己病了，許是翻身的時候碰到了痛處，他才剛剛哼唧著醒過來。

看到外頭天光放亮，陸成材回想起昨晚發生叫他匪夷所思的事情，咬著後槽牙，眼神也跟著亮起來了，林家悍婦！妳給我等著，定讓妳好看，否則我陸成材名字倒過來寫！

陸鄭氏叫阿飛去請大夫時，還恍惚著尋思，自己是不是有點烏鴉嘴的潛質，昨天給兒子塗粉的時候，還想著大郎可千萬別叫人當成銀樣蠟槍頭。

沒想到別人沒誤會，她兒子真就是！整個府城都數得上的俊俏郎君竟然是個面子貨……陸鄭氏恨不能倒退回昨日，給自己兩個嘴巴，她不該亂說話的。

心裡掛記著事，回到正房堂屋裡時，陸鄭氏臉色就有點蒼白。

陸有福知道娘子對兒媳婦很滿意，自然沒想到是發生了不得了的事情，還以為是自個兒昨晚將娘子折騰狠了，叫她短了精神。

他心疼之餘，卻暗戳戳驕傲，雖然他都快做祖父了，但到底底子好，雄風不減當年。

結果陸鄭氏一開口，陸有福就把茶杯摔了。

「大郎他、他不舉……」話說出口，陸鄭氏眼淚就下來了。

好傢伙，真真是好傢伙，他雄風不減，他兒子不行……陸有福煎熬地尋思，要是非得選一個，他倒是寧願自己不行了。

「可確認嗎？」陸有福皺著眉低聲問。

陸鄭氏點頭道：「阿蓉都哭了，還把錯都攬到自個兒身上，說是要給大郎納妾試試。新婦入門，若不是實在無法，誰會提這樣的事。」

陸有福滿臉愁緒點點頭，兒媳婦是個好的沒跑了，可……怎麼就是他兒子不好了呢？

陸家本就子嗣艱難，幾乎是一脈單傳，所以陸有福絲毫沒有懷疑林蓉在說謊，剛剛那麼問，不過是心存僥倖。

夫婦倆苦著臉等著奴僕把大夫請來，至於客棧那邊，陸有福也沒心思管，暫且交給了奴僕裡跟著陸家最久的陸大去處理。

林蓉這頭，即便陸家估計沒人有心思用朝食，她還是快速將胡蘿蔔雞蛋餅煎好，叫阿飛給正屋端過去，這才揉紅眼睛回臥房。

她剛到門口，陸成材就帶著要報仇雪恨的表情衝出來了，看見林蓉，他表情一僵，下意識就是往後退了一步。

「妳……妳要幹麼？」陸成材乾巴巴地問。

即便是要收拾這悍婦，但人和動物一樣，總歸記打，想起昨晚林蓉打人熟練的姿勢，陸成材的頭皮就有點發麻。

林蓉低眉垂目、姿態柔婉，聲音也很溫柔，「相公醒了？爹娘請了大夫，請你過去一趟呢。」

陸成材詫異地挑眉道：「妳還真好意思惡人先告狀，莫不是又在打什麼壞主意？」

「在相公眼裡，我是惡人、狠婦、悍婦，竟全然無可取之處嗎？」林蓉使勁掐在自己剛才掐過的地方，眼眶通紅，清澈的杏眸罩上一層霧氣，顯得可憐極了。

陸成材見她示弱，那點害怕也消了，他本就是個隨心所欲的人，從小到大又被爹娘寵著，並不是那種打了就會聽話的。

眼下稍定下心神，甭管是害怕還是疼痛，都變成了怒氣，他冷哼出聲，「妳也不看看自個兒都做了些什麼，還指望著我能對妳有好印象？作夢！」

夢都沒有作這麼美的！一定要和離……不，是他雲休了這個敢打相公的悍婦！

林蓉垂著眸子，長長睫毛耷拉下來，在臉上覆蓋下扇形陰影，顯得特別難過。

陸成材正疑惑這悍婦昨晚和今日完全兩副面孔，是不是見了鬼，阿飛就跑過來了。

「少爺，少夫人，夫人和老爺催您二位趕緊過去呢，阿楊已經把大夫請回來了。」

陸成材沒多想，冷哼一聲，揚起俊俏的臉，率先走在了前頭。

林蓉看著他走路的姿勢，想起自己昨天刻意抽過的地方，輕抵櫻唇忍住笑意，溫婉地跟在陸成材後頭，急匆匆去了正房。

一見陸成材黑著臉進門，陸有福夫婦心窩子就發涼，看看他那走路的姿勢，略有些癱拐不說，還刻意又著步子走路，莫不是傷到了家雀？

「大郎，你來，快坐下讓大夫看看……」陸鄭氏紅著眼眶上前扶陸成材。

陸成材擺擺手咬著牙坐下，那悍婦昨天不但抽他，還往前天挨棍子的地方抽，連後腿根都蹭著些，他走路時，一使勁就疼，只能憋著勁挪動，別說君子走動雅靜如清風了，想保持端正姿態都難。

傷肯定是沒有大傷，可他這面子是稀碎，這才是比較重要的！

「不急著看大夫，爹娘，你們這是給兒子挑了什麼娘子，她昨晚竟然拿軟封抽兒子！抽得我滿地打滾，從小到大我都沒挨過這樣的打，這樣的悍婦如何能娶？再過兩年，說不準你們就要白髮人送黑髮人了，我要休了她！」陸成材見林蓉進門，帶著點撒嬌的勁惡狠狠道。

陸有福和陸鄭氏夫婦兩個，看見站在門口震驚到差點摔了的兒媳，互相對視一眼，心裡有數了，年輕人都要面子，如何肯承認自己不舉？只能將錯推到別人身上去。雖說是自己的兒子，心裡能理解，到底是不認同的，兒媳婦看來再好不過，又是老天爺認定的有福之人，怎能因為兒子幾句話便在新婦進門第一日就休了她？且

不說能不能護住面子，若真這麼做了，那叫林蓉還活不活？要是她性子貞烈些，說不準扭頭就能吊死在他們家門口。

於私，他們都挺喜歡這個兒媳婦，自然捨不得叫她受這麼大的委屈；於公，人言可畏，他們要在潁州府過活，還開著客棧，若真相傳出去，他們都不一定能在潁州府繼續生活下去。

要知道，林秀才雖然是躺了，可他那麼多學生還都站著呢。

陸鄭氏儘量溫柔地勸道：「諱疾忌醫要不得，新婦柔婉賢慧，還主動提及要給你納妾，怎麼可能會打你呢，不許胡說八道。」

納妾？那悍婦？他用昨晚他挨的打發誓，這悍婦要是會給他納妾，他用頭走路！見爹娘面上都是不信的表情，陸成材拍著桌子站起來，聲音大了幾分，「爹、娘，我雖不成器，但我何曾拿這種傷及性命的事情說過謊？」

陸有福和陸鄭氏想了想，沒面子對正值壯年、在外頭呼朋喚友的男人來說，等同於人道毀滅，想想漢時無顏過江東的霸王……這也算是傷及性命吧？

「好了，不許再胡鬧……」

陸成材見他娘有息事寧人的打算，氣得鼻子都要歪了，指著林蓉委屈道：「不然娘問問她，她昨晚是不是打我了？我昨晚叫得那麼慘，你們都沒聽見嗎？」

陸鄭氏去看林蓉，林蓉紅著眼眶走進門，聲音低低的，「相公說的是，我昨晚、昨晚……打他了，求爹娘罰我吧，都是我的錯。」

「爹娘你們看，她都承認了，我現在還渾身都疼呢！」陸成材立刻便嚷嚷出來。陸鄭氏還有些不信，倒是陸有福信了，唉娘子打這樣的事情也算是沒面子，兒子這個嚷嚷法，說不準真……逼著媳婦兒打他了，好遮掩別的。

「勞煩大夫替大郎仔細看看……那方面，身上的傷，也勞您一併給開藥，到時候還要拜託您，只說大郎摔傷了便是，我定有厚謝！」陸有福認真對著花白鬍子的老夫拱拱手道。

大夫揮揮手，「咱們都認識這麼多年了，陸老爺還不放心我？叫大郎跟我進廂房吧。」

若陸成材知道自家爹娘的想法，說不準真要氣出點什麼毛病來，但他不知道，得意看了林蓉一眼，跟著大夫出去的時候才有功夫想，那方面？哪方面？

第四章 美食的誘惑

沒過多會兒大夫過來了，臉色頗有幾分無奈，「我說陸老爺，你這是消遣我不成？大郎除了被棍子打過幾下，渾身上下從裡到外，再沒半點別的毛病，明天腫都消下去了。」

陸有福聽了，皺著眉湊近大夫，低聲問：「果然如此？可、可大郎他、他無法圓房，怎麼都……不行。」

大夫有些詫異，「不能吧？陽虛之人我見過不少，脈象總能看出一二，你家大郎被養得身子骨很不錯，真是沒摸出脈象來，也有可能是我醫術不精，不如請專治陽虛的大夫再來看看？」

聽了大夫的話陸有福有些發愁，要真是請那樣的大夫過來，大家不就都知道了嗎，

到時候大郎可怎麼見人呢？

陸成材發現身上完好無痕，黑著臉一進門，他耳朵尖，聽見大夫和他爹的話，差點沒吐血來。

「誰說我陽虛？我不虛！我一點都不虛！我根本就沒碰這個悍婦好嗎！」

陸有福見兒子生氣，趕忙先叫阿楊送大夫出門，等人都出去後，他才點點頭，「對對對，你肯定不虛，說不準……是、是缺少經驗，爹這兩日好好教教你。」

陸成材氣大了勁兒，反倒腦子聰明了些。

他本就是個聰明人，頭回挨娘子打太震驚才一時失了細心，這會兒他都想明白了，怪不得林蓉早上和昨晚態度可謂天壤之別，竟是藏了這麼個心思。

她知道自己不會碰她，竟造謠自己不舉！陸成材舌尖抵著上顎，氣得笑了出來。他忍著疼，氣勢洶洶地朝林蓉走了幾步，指著她冷笑道：「是妳說我不能圓房？耍得一手好手段，看樣子不只是悍，心思倒是不淺。」

因為陸成材身形高大，靠近後，他幾乎籠罩住林蓉的身影，陸有福和陸鄭氏看不見她。

林蓉這才抬起頭微笑，泛著紅的眼眸裡滿是沉靜和狡黠，不等他反應過來，她驀地往後踉蹌一下，眼淚喇砸到地上。

林蓉深吸口氣，袖手跪在陸有福和陸鄭氏面前。

「爹、娘，相公他……沒說謊，我、我打他了，他沒有碰我……」她幾乎哽咽得要說不出話來，「相公不喜歡我，是我的錯，求爹娘給相公納妾，若將來相公一直不喜，要休了我，我也沒有怨言，可如今我爹還病重，實在受不得刺激，求爹娘和相公不要現在休棄我。」說完，她恭敬叩首下去。

陸成材目瞪口呆看著林蓉這變臉比變天還快，幾乎要替她拍手喝彩。

他娘的，這小娘皮……不只是說話比伶人孟浪，耍弄的本領更是一點都不比賣藝小娘子們差呀！

陸鄭氏和陸有福心裡琢磨，看樣子大郎確實不喜歡林蓉，本來林蓉就是他們逼著他娶的，如今又發生這樣傷面子的事情，他不想再跟知道自己不舉的娘子過日子，再正常不過。

雖不知陽虛真假，陸鄭氏和陸有福寧願相信是假的，可到底兒子才是親的，即便是對不住林蓉，他們肯定得向著兒子。

陸鄭氏溫和地扶著抽噎的林蓉起身，語氣別提多和藹了，「怪不得妳，妳放心，咱們家沒有休棄沒犯錯的媳婦的規矩，陸家怎麼都會有妳一口飯吃。」

剛說完，陸鄭氏發現林蓉哆嗦一下，忍不住拉著林蓉的手看，這就看見林蓉手腕內側青黑的掐痕。

「娘！」陸成材這時不滿地叫出來。

「夠了！當初雖是我和你爹逼著你娶，但是不是你自己點頭的？我和你爹怎麼教你的，堂堂男子漢，自個兒點頭答應的事情，何必要鬧成這般還傷人？還讓我和你爹誤會你……擔心不已。」陸鄭氏瞪著陸成材打斷他的話。

無論何時，對女人動手都不行，兒媳婦在身邊陸鄭氏不好訓兒子，但過後一定是

要好好說說他，絕不能再發生這樣的事情。

陸有福出來安慰快要氣炸的兒子，「你若不想跟媳婦圓房……唉，就先緩緩吧，陸家沒有納妾的先例，若一年後你們仍然過不下去，到時候我們會替你們想出周全法子來，可好？」

見陸有福和陸鄭氏還是覺得他無理取鬧，陸成材腦子空前好使，心想爹娘擔心他真不舉，所以讓林蓉背鍋，才會如此息事寧人。

他氣得勾唇一笑，挑眉看著林蓉，「行啊，陸家確實不能做逼人上吊的事情，就等一年好了。」

陸有福和陸鄭氏剛鬆了口氣，結果陸成材又繼續道：「不納妾可以，剛才大夫都說了，我身子骨一點問題都沒有，我都十九了，總不能一直當童子雞。爹娘你們買個婢子回來放我房裡，也省得你們瞎擔心！」更省得這悍婦癡心妄想，他死都不可能碰這悍婦！

林蓉不知道陸成材剛立起招展旗幟，安靜垂眸做流淚狀，並不說話，心裡鎮定極了。

她既說了相公不行，那她相公必須得不行，他以為打是挨一頓就完了的嗎？還是覺得不挨打她就收拾不了他？

呵呵……他對馴獸大師太一無所知了。

大早上就鬧騰一番，再加上昨剛勞累過，陸鄭氏頗有些沒精神，連朝食都不想用，坐窗邊軟榻上，撐著腦袋愁得慌。

倒是陸有福心寬些，拉起她在餐桌前坐下，「兒孫自有兒孫福，咱們能替大郎做的都做了，日子到底是他們小倆口過，強求不得。妳也別愁了，我想著，未必就是最壞的情況。」

陸鄭氏瞪他，「要都跟你似的，得過且過，大郎那毛病治不好，等百年後去了地底下，我可沒臉見祖宗和公婆。」

「嘿……我怎麼就得過且過了？大郎不都說了，他是沒碰新婦，我瞧著他定是個好的。咱們先用朝食吧，好歹是兒媳早起做的，吃飽了，我再找大郎仔細勸勸。」

陸有福摸了摸鼻子，習慣性地哄著娘子。

陸鄭氏實在嚥不下，「若真像大郎說的就好了。」

陸有福愣了一下，「大郎平日裡雖渾，倒不是個滿嘴謊言的，妳的兒子自己還信不過？」

「那你的意思是阿蓉撒謊？即便她是個膽大妄為、敢對夫君動手的，難不成連大夫都被她收買了？」陸鄭氏心窩子沉甸甸的，「大郎說阿蓉打他了，阿楊，你剛才跟著大夫進去伺候，你說說看，少爺身上可有傷痕？」

阿楊沉默地搖搖頭。

陸鄭氏又問阿飛，「你剛才去叫他們倆，看到什麼了？一個字別漏，都跟我說說。」

阿飛撓了撓腦門，「也、也沒看見什……哦，奴斗膽，少爺面色似乎很不好看，

對著少夫人訓斥了幾句話，少夫人很難過，見奴催促，才跟在少爺後頭過來，路上恍惚得很。」

「你聽聽，聽聽！」陸鄭氏氣得眼眶發紅，「誰挨打身上連個印子都沒有的？阿飛可是咱自家的，還能幫著阿蓉？剛才我扶她起身，她那胳膊都叫大郎給掐紫了，這總不能是她自己掐的吧？這明擺著就是大郎想死死捂住丟面子的事……」

想到這，她眼淚就流下來了，「我兒如此，我也著急上火，幸虧他還年輕，總能治好，偏偏他竟是個這麼不成器的，還要作踐人家，可憐兒媳礙於聘金的恩情，一句怨言沒有，還護著他，咱們可不能做那忘恩負義的人。」

陸有福歎了口氣，「我知道兒媳婦是個好的，若不是林家發生那樣的事，秀才家的女兒也不會嫁到咱們家來，以後咱們對兒媳婦更好些就是了。」

「最叫我生氣的就是大郎，都是你給慣壞了，磋磨娘子可是要不得的。」陸鄭氏抹了把眼淚，「我也心疼兒子，但這次定要好好說說他，你可不許心軟，若是他諱疾忌醫，陸家是要絕後的。」

兩口子都有些愁雲罩頂的模樣，只是陸有福到底是家裡的頂梁柱，不願意叫娘子太難受，他點點頭道：「放心吧，我哪回沒站在妳這邊，吃點東西吧，這事一時半會也解決不了，咱們兩個更得好好保養身子，大郎才能好不是？」

陸鄭氏雖然沒有胃口，好歹挑了塊金黃酥脆的胡蘿蔔雞蛋餅吃，這餅是先用溫油兩面煎了，而後用油炸過更顯酥脆，過後放在笊籬上控油，熱吃酥香撲鼻，放冷了外酥裡軟，是冷熱皆宜的吃食。

「阿蓉的手藝真是不錯，性子也好，這樣好的兒媳婦，也是咱們家運氣好才能娶回來，你說大郎怎就不喜呢？」陸鄭氏又挑了一塊，感歎道。

陸有福把剩下的四五塊都吃了，甜軟的紅豆粥也喝了兩碗，聞言笑了出來，「我瞧著阿蓉未必是個性子軟的，倒有些像給大郎面子。咱們開客棧這麼多年，別的不敢說，看人我還是有幾分本事，阿蓉在外面低得下頭，內裡又有本事，未必扭轉不了大郎的心思，還有一年呢，咱們慢慢瞧著就是。」

陸鄭氏想了想也是，雖然心裡還擔憂，可自家相公的眼光她還是信的，或者說願意相信相公所言是真，若小兩口日子能過和美了，來年她定會去慶寧寺送幾匹上好的絹布還願。

被夫婦討論的新婦林蓉，確實是如陸有福所想，外頭柔婉至極，給足了陸成材面子，回到屋裡，她自然懶得再裝樣子。

陸成材氣得吃不下飯，沒用朝食就回了臥房，進門後他往床上一趟，面壁不想理會林蓉。

林蓉也不理他，先去廚房端了自己做好的胡蘿蔔雞蛋餅和紅豆粥回房，兀自不緊不慢地吃著，可即便她吃飯動靜不大，但胡蘿蔔雞蛋餅酥脆，到底是有動靜的，氣味也不是一點沒有。

不等她吃完，陸成材聽著咔嚓咔嚓的動靜，忍不了了，他猛地翻身坐起來，疼得

齜牙咧嘴，罵了句，「妳有完沒完了！」

「這可不是在外頭，我勸相公說話前考慮清楚語氣。」林蓉不冷不熱地道，說著還看了眼衣架。

陸成材順著她的目光看過去，見著那紅色軟封，整個人僵了一下，渾身氣勢泄下來，心裡更憋屈了。

「我們談談。」林蓉用完朝食，那帕子擦了擦唇，微笑道。

「我跟妳沒什麼好談的！」陸成材氣得又想躺下，他自認為活得瀟灑肆意，從未想過有一天會被個小姑娘給制住，偏偏這會兒還和離不了。

想起跟喬元瑾等人吹的牛，再想想昨晚哭不止的是誰，他一時半會兒都不想再見人了。

林蓉不著急，慢悠悠地道：「哦，相公不想跟我談，一會兒娘或者爹也要找你談，這對娘子動手的事，總歸好說不好聽。」

陸成材心裡清楚她這是激將法，可他還是氣得差點蹦起來，「我什麼時候動手了？顛倒黑白妳倒是好手！」

林蓉揚起手腕上的青紫，好整以暇道：「你猜娘會不會相信，身上毫無痕跡的你被我打了，而我手腕上的痕跡是我自己掐出來的？」

陸成材覺得自己有點暈，氣的。

「相公不喜歡我，我不會硬纏著你，你想要納妾便納妾，我會說服爹娘，將來你那小青梅若是回來……」雖然林蓉覺得不太可能，可她還是順著陸大郎腦子裡的水攪了攪，「叫人家當妾多委屈呀，我也可以讓出正室的位子，絕不會成為你們的阻礙。如此，相公可願意跟我談談？」

該好好商量的話，還是要說的。

其實一開始林蓉就想著跟陸成材好商好量，並不想鬧成今日這樣，可她實在是沒想到，這人昨晚忒欠揍了些，她也是沒能忍住，林秀才的病情由不得她徐徐圖之。陸成材繃著發黑的俊臉，大馬金刀地坐在林蓉對面，「話說得倒是好聽，妳不是才求我爹娘不要休了妳？要我說，明明妳也沒有貌美小姑娘那份豐腴，怎麼偏偏要學著臉大如盆，我不喜歡妳這誰都看得出來，妳就是想要賴著不走，一時如願，還能一直如願嗎？」

唐後沒有進入宋，反有了荊朝，荊朝尚武，也崇尚健美，就沒了宋人以纖腰為美的風潮，反而延續了唐時審美觀，以豐腴為美，只是沒有唐時那般推崇罷了。

林蓉隨了林喬氏，算是纖細模樣，並不算是時下人眼裡最美的。

她笑容不變，「是陸家先派官媒婆婆上的門，你喜歡我也好，不喜也罷，求親的是陸家，答應娶的也有你陸成材。要麼就別娶，娶了就沒有立時和離的說法，你可別告訴我，身為個男人，你連為自己選擇承擔責任的擔當都沒有？」

陸成材被噎得沒話說，他之所以同意一年為期，不就是在為自己的選擇承擔後果嗎？不然就憑這悍婦昨晚的行為，以他要星星不摘月亮的性子，今天非休了她不可，誰說話都不好使。

「你若是不想談，我也不強求，陸家對林家有恩，我不會恩將仇報，今日你也看

見了，在外頭，該給你的面子，我絕少不了你。」林蓉好整以暇道：「至於納妾與和離，聽我的，我保證你順心如願，我也絕不在你面前討嫌。」

陸成材挑眉道：「造謠我陽虛是給我面子？呵呵……什麼好話都給妳說了，那若是我聽妳的呢？」

「還不是怪相公昨晚自己說話太氣人嗎？」林蓉無辜眨著眼睛，「相公不是要婢子開臉，將來佳婦美妾也都要收入懷中嗎？你說，若是你被翻紅浪之時，被子裡突然出現一條蛇，相公會如何？」

春暖花開之際，萬物可都復甦了呢。

「哦……再比如，相公在瓦舍勾欄風流倜儻之時，鳥糞突然劈頭蓋臉砸下來，嘖嘖……相公以後可還有顏面出去？」

陸成材目瞪口呆看著林蓉，指著的手她跟得了帕金森一樣，「妳、妳這個……」

「惡婦、悍婦，無毒不婦人嘛，相公都說了，我若是辜負了你的美意，豈不是白擔了名聲？相公不必擔憂，我從小動物緣就好，讓蛇和鳥兒甚至其他什麼動物聽話，並不難。」

林蓉淡笑著喝了口茶，彷彿玩笑一樣，但她抬起黑白分明的眸子盯著陸成材時，卻讓她明白，她每個字都非常認真。

一刻鐘後——

陸成材綠著臉坐在林蓉對面，「好，我就給妳這個面子，我們談談！」

談談兩個字，被陸成材說得咬牙切齒，他實在是不敢賭，在外頭若是用臉接了鳥糞，他可以去自掛東南枝了，這種事傳開來，比陽虛也不差多少。

林蓉意料之中的見好就收，語氣真誠又溫軟，「相公可曾想過，將來要做什么？是繼承這家客棧，還是要多讀書，拚一把青雲路，替陸家改改門庭？」

若是前者，那他們可以配合，若是後者，林家可以幫上忙，林蓉也會替客棧培養出合格的繼任者來。

陸成材沒理解她的意思，被逗著談談，他心裡憋氣，聞言只翻了個白眼，「干妳屁事，說正題。」

林蓉歎了口氣，起身從衣架子取下軟封捏在手裡，不緊不慢地將門插上，扭身回來坐下，「我想相公大概還是對我有些偏見，不如相公給我個機會，我先好好解釋解釋？」

他可能昨晚被打聾了，她是說要解釋解釋，還是要收拾收拾？

身上還新鮮的痛感好歹讓陸成材安分了些，他緊閉著唇，眨巴著一雙桃花眸子，自拜堂成親後，給出了第一個算得上和善的表情。

林蓉非常滿意，她沒想再打陸成材一頓，陸成材吊兒郎當的名聲她聽過，打一回他可能記打，會收斂點，畢竟一開始就是他在找碴，打多了真傷了面子，逆反勁上來，誰也說不準他會鬧騰多厲害。

「相公也知道，我爹的病情嚴重，不是一時半會兒能治好的，大夫說怎麼也要兩年時間，即便陸家給的聘金豐厚，我爹用的藥材貴，最多只能撐半年。」林蓉垂著眼皮子輕聲道。

陸成材僵硬道：「我家帳面上的銀子大半都給妳家了，即便還能拿出來點，也撐不住岳丈的用藥。」

「我明白，我沒想著再讓陸家出銀子，畢竟我是嫁出來的閨女，沒有掏空婆家救娘家的說法。」林蓉點頭，「我只是想跟相公商量，若是我有法子能叫陸家客棧成為潁州府最賺錢的客棧，到時候我可否從中分兩成利？」

聞言，陸成材桃花眼一挑，眼角下意識透出幾分嘲諷，「妳有法子？慶寧寺的和尚說妳有福，難不妳真是仙女投生在人間渡劫的？那陸家還真是祖墳上冒青煙了哩。」

「相公也不必懷疑我是在說大話，我確實有我的奇遇，也早就有開客棧的想法，若非我爹突然病倒，再有兩年，我選個踏實肯幹的相公成了親，早晚要把客棧開起來的。」

即便開客棧的銀子不湊手，開個酒肆先把概念打出去賺些銀子，然後再開客棧也成，這些對林蓉來說並不是難事。

「哦？那妳說說看妳有什麼奇遇，能幹成我陸家幾輩都沒達成的念想？」陸成材彷彿聽笑話一樣地問，他絕不承認，自己有那麼一絲絲的好奇。

林蓉頓了一下，她有些不知道該怎麼說，穿越或者帶著記憶再世為人，這種事情是絕對不能說的，哪怕是對著爹娘她都沒想過說出來，其他說法總有點不靠譜。

「也許真的是有福吧，我也不是很肯定，但我從懂事開始就斷斷續續作著一個夢，夢裡的世界非常神奇，與荊朝完全不同，恍若仙境，卻並非常人口中那般的仙境。」林蓉想了想，極為認真地道。

陸成材沒忍住笑了出來，他就當聽說書了，還別說，前面就能看得出來，這小娘子耍弄功夫比專業的還要強些。

他好奇地問道：「那妳倒是說說，那仙境什麼樣子？」

林蓉垂下眸子，想著末世前的國家，心裡多了點難過，許是懷念，又或者是眷戀，她語氣多了點縹緲，「那是一個人能在天上飛，甚至能夠飛到世界之外的地方，高樓大廈平地而起，一座座宏偉高樓錯落，數都數不清楚有多少，條條大路平坦寬闊，燈紅酒綠之下的車水馬龍讓夜色都變得五彩斑斕，人人能讀書識字，人人能吃飽喝足，女子也可為官，孤兒都能活得很好……那是一個叫人魂牽夢繞的世界。」

陸成材被她這番直白的形容說得一愣一愣的，如此仙界確實新鮮，他還從未聽人說過，而她面色裡的認真叫人覺得……她彷彿親眼見過一樣。

雖然陸成材很不喜歡林蓉，昨晚被打的事情，小心眼的他也依然記著仇，但他不得不承認，他直覺認為林蓉說的是真話。

「妳那夢裡，莫不是還有仙人教妳如何經營好一家客棧？」陸成材故意嘲笑般地問，實際上，他心裡的好奇已經達到了頂峰。

林蓉一眼就看透了，他那雙極為出色的琥珀色桃花眸子，如今亮晶晶的，有了那麼點秀色可餐的意思，瞧著賞心悅目極了。

她也不點破，只微微一笑道：「自然是有的，我記得非常清楚，也確信能叫來福

客棧成為潁州，甚至滿荊朝都聞名的客棧。說再多，只怕相公都不能相信，畢竟這份奇遇說出來實在是匪夷所思，不如這樣，我從小就尋了許多夢裡也有的東西，如今還放在林家，等三朝回門後，我給相公做一桌宴席，請你和爹娘賞鑒如何？我保證，這桌宴定是你們見所未見、聞所未聞，見之便能夠肯定客棧會從此名震潁州的。」

聽林蓉這麼一說，他好奇極了，「這就叫僕人去妳家取一趟不就得了？為何非要等三朝回門……」說著說著，他面上恍然大悟，他哼出聲來，「哼，我說呢，敢情妳在這兒等著我呢，妳是怕三朝回門我不去妳沒面子是吧？」

陸成材立時就有點上頭，俊臉抬高了三分，他心裡得意極了，再悍不也還是個婦人，要是叫人知道她被夫家不喜，甚至不得相公喜歡，林家人能愁死，也得叫鄰里間說得沒臉出門，看在她說了個這麼精彩的故事的分上，他就勉為其難陪她回去一趟好了。

他絕不承認，自己是怕氣壞了病重的岳丈，否則對個惡毒的悍婦，他才不會那麼好心！

誰知人家並不稀罕，林蓉微笑道：「相公不必勉強，這新婦打相公的事情我都能圓過去，獨自一人回門自然也不會有問題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個人回去便可。」

聽她這麼一說，陸成材更不放心了，畢竟挨打後就成了陽虛，不陪娘子回門，他會不會在林家所在的坊間，從此就直接沒了？

「哼，我堂堂七尺男兒，既然答應娶妳，如今也能容妳在陸家多停留些時候，該承擔的責任自然會承擔起來，不用妳胡亂替我做主。」陸成材冷著臉不爽道。林蓉撐著下巴，推了推多拿回來的那盤子胡蘿蔔雞蛋餅，看著傲嬌的陸成材，心情好極了，「那就多謝相公了，無以為報，這餅也是我自夢中看來、頗受百姓們喜歡的小食，你嘗嘗看，今日我與相公所言過於驚人，以後也會是陸家客棧崛起的祕密，還望相公能守口如瓶，對爹娘也先別提起。」

「這還用妳說，我又不是傻子，說出去也得有人信呀。」陸成材不屑地拿起筷子，「不就是普通的餅子，還能嘗出人參味來？」

唔……真香，人參味沒有，有奶香味，還沒有奶的腥氣。

陸成材恍惚記起，客棧停放馬車的地方，他爹買了頭羊放在那，說是羊奶對人身體好，逼著他喝過，但羊奶又腥又羶，他實在是不愛喝，喝了一回就打死都不肯再碰，後來就都讓他娘用來洗臉了，聽說還是上京傳來的流行趨勢，能讓臉更白。陸成材覺得自己夠白了，也不想做個徹底的小白臉，不肯跟著學，陸鄭氏也不勉強他，後來他就忘了家裡還有羊奶這事。

尋思完了，一盤子七八塊餅和一碗紅豆粥都被陸成材吃了個乾淨，他昨晚喝了不少酒，本來就容易餓，生氣時還不覺得，一吃就沒打住。

看著空空如也的桌子，他少不得有點尷尬，強行冷著俊臉起身，「哼，若只是這般水準，老百姓們自會捧場，可住客棧的，都是各地來的客商和學子們，他們見識頗多，未必會捧場。」

林蓉也不去戳他的痛腳，溫順地點點頭，「相公說的是，這本就是吃著玩的小食，

我要做的宴席，必定不會有如此普通的菜色。」

陸成材聞言更期待了，又酥又香又好看的餅子還是「如此普通」，那林蓉說的宴席該有多好吃？

不過他又有些擔心，他捂住自己的荷包，「我跟妳說，妳可別打我的主意。要不是我娘非逼著我娶妳，我也不會荷包空空，銀子我是沒有的，妳別想著買什麼珍貴食材了，家裡帳面銀子也不富裕。」

她道：「相公放心，用的都是普通食材，不會有什麼貴重東西，畢竟客棧要大量準備材料的，貴重食材咱們用不上。」也用不起。

陸成材一聽，實在是心癢得不行，自覺紆尊降貴，好聲好氣地問：「不如妳現在跟我說說，到底是什麼樣的菜？」

「只應天上有，今朝落人間。」林蓉只念了兩句詩，再不肯多說。

陸成材自覺跟林蓉劍拔弩張，實在不好意思纏著她問，可心裡的好奇是越來越重的，哪個人心裡還沒住著隻貓呢？

尤其是他在家裡養傷，怕別人問跟娘子相處如何，並沒有出去風流。

陸成材叫阿鵬收拾了隔壁的屋子，自己搬了進去，他就悶在屋裡想，到底會是什麼樣的菜，才能有那麼高的評價。